特1
2187

春秋左氏傳

再刻

六

巻十一宣公自十二年盡十八年
巻十二成公盡十年

ガラス使用

起在九年○傳在十一年

春秋左傳卷十一（宣公盡十八年）

經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一月無戊寅、戊寅十二月九日）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衞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衞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宋師伐陳、衞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ガラス使用

釈名曰城上垣曰陴于其孔中俾倪

傳云不天不順天

傳云俘以實遷其民剪以賜分其地皆滅也

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

傳云夷於比也

傳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服事恭謹如其屬邑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国也馮天閑云漢陽諸姬楚実尽之豈止於此

庸豈也疏云幾讀如冀言豈可冀得之乎

服虔曰食采于彘

特1－2187

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

ガラス使用

桂徳明曰釁間也

傳云勦勞也

傳云経紀法也

軍作君非

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趙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

周礼天官大宰注曰行曰商處曰賈

公羊傳宣十二年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注旄旗曰旌○信案茅旌蓋以茅注竿頭者前茅之茅想亦此類

傳云竊意以茅爲烽燧或旄音之訛未詳

茅 茅 通

疏曰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廬有伏兵使踰行之 踰蹋同履也践也

傳云象物各勤其類不戒閑習有素

（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音古）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歩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反旆。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

ガラス使用

按汋会本作酌又案所引詩書義各自別也可疑

傳云烈所功烈之處所也

注彊字注疏本作疆

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彊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

式灼切

傳云衆羣而聽于一則強分散則弱坎変為兌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

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也。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

ガラス使用

傳云蓋將師之貴乎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

傳讀故曰律一句

又曰夭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岡伯駒曰悪過罪也

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遇敵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

岡伯駒曰北向北也

孫叔敖注疏作叔孫敖
韓非子十六卷曰楚莊
挙叔孫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弼力切）不仁未肯用

ガラス使用

林云三帥三軍之帥

命、（愎很）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辛聿切）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傳云軍実車徒器械

傳讀克字句

馮天閑云篳路以荊竹編車藍縷服䖍云言其縷破藍〻然

按藍縷襤褸同揚子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或謂之褸裂或謂之襤褸

補正云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為承副者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為偏在今為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令法不離於古也

案太宗問對李靖曰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李靖以五十人為兩恐非也

（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許苑于吁同）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ガラス使用

數時刻也

補正云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當謂宿直也

傳云原趙同邑屏趙括邑

（爲承）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

出入之行於往来於郑○

中井氏曰行達也

毋当为母

憂

暗伏願能武之意

傳云遷徙去也

雕曰迹足迹也謂逐出在楚之楚師

正義曰周礼環人掌致師郑云致其必戰之志蓋致己欲戰之意于敵人

閔凶不能文也（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廣韻曰崇就也
傳云致師挑戰也

傳云兩作掚

補正云掉兩馬之鞅也
驂馬車旋則其鞅須
掉之而示閒暇之意
亦在其中矣

摩

（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側鳩切）（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熒陽鄭地

史項羽記注云挑擿嬈
敵求戰古謂之致師又
按擿動発也

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趙）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

按乘乘不虞也

自士季至先濟傳因士季語竟之

傳云先濟要後言之

○正義云使已從人入是足以取停誠也

傳云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楚用旧法而易其名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衞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詩小雅元戎戎車在前也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

傳云軘車屯守之車

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矣
注曰時晉衆奔走争度邲水
戰兵敗反走欲急去
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
指〻隨舟中身隨邲水
中而死

傳云可掬言多也
陳騤曰攀舟亂刃斷
指之意自蓄其中
新序雜事篇云卒
爭舟而以刃擊引舟
中之指可掬也
傳云右移自西而奔
渡河
下軍○右＼
中軍○中／皆移
上軍○左｜未動
按謂右者在上軍之
右者指中下二軍也
雕曰藉承藉之藉是
倚杖之意非假借
述曰待諸者禦之也

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

傳云殿卒自為其所將
卒之後殿
左傳亦作戸訓止
尸一本作戸按字典曰
戸止也即引此傳云云
傳云廣隊廣車墜于
塪也
又曰惎毒害也或曰
傳說未詳
又曰隊塪則扃礙不能
進晉人脫之乃進
又曰顧楚兵而曰吾唯走
偶敗耳不如大国之数
敗而奔何用毒我乎
又曰逢大夫知趙旃在後
見之必当与乗故使二
子無顧乃顧之云云故
怒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

ガラス使用

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於耕反）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傳云知莊子獲襄老
囚穀臣将以相当而易
罃也

日知録曰終夜有声言
其軍囂無復部伍

亦字承上文不能軍而言

重載之車

言字躰
古字武

詩傳曰肆陳也求懿
美之徳以布陳于中国
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
也

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

雖曰徂者我之徂也非使彼帰于我

傳云章典章

雖曰章文章也謂功業昭著可觀者非篇章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

戢戢干戈二句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指定厥功

我徂求定

綏萬邦

屢豐年

岡伯駒曰鯨鯢謂元悪

傳云古者師行必以遷主載於齊車每舍尊焉今為先主作宮而祀之以告戰勝之事

疏曰以鄭之半与之

雖曰与鄭君分国而立

乱離是連用之語注不是

案家語引詩爰作奚朱子詩傳從之

両帰字問答之辭前後呼応

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

傳云請死以當敗軍之罪

呂子春秋文侯不悦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此說非也

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

補正云下有明曰蕭潰（文之）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又馮天閑云下文乃補叙前事非衍文

美仲曰麥麴謂酒也山鞠窮御濕藥也謂川芎也

○唐涼州都督許欽明為突厥所執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號水滸傳所謂如號火之號

釋文云起弓反。又作芎藭

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

傳云請死以為敗軍之
罪

呂子春秋文侯不悦
知於顔色注知猶見
也
此説非也

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鄭
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
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歇盡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
而後[illegible]是晉再克而
楚王[illegible]今天或者大
警晉[illegible]其無乃久不

纊
音曠
苦謗切

補正云下有明日蕭潰文之
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
便不得言遂傅于蕭也又
馮天閑云下文乃補叙前事
非衍文

美仲曰麥麴謂酒也山
鞠窮禦濕藥也謂
川芎也

○唐涼州都督許欽明
為突厥所執默啜寇靈
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
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
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
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
諭其意者
號號水滸傳所謂如號火之
釈文云起弓反○
又作芎藭

競[illegible]思補過社稷之
衛[illegible]之食焉何損
於明[illegible]使復其位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
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説以忘寒）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
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河魚腹　岡伯駒曰似河中魚若久在水内則將生腹疾○河魚腹疾以況未穩窃意河魚一比腹疾一比以喩不可救除也若如舊讀合而爲一事則殆不可解矣尚須三復矣　讀与整同○

傳云河魚服疾言無禦濕藥如魚在河將有腹疾也又曰眢井廢井如目無眸也　岡伯駒曰目視也井無水曰眢

按號號申叔展之號同

正義曰先軫或稱原軫穀蓋軫之後原亦其上世所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

討字句

（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於袁反）（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爲拯、）若爲茅絰哭井則己（音紀）（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補正云鄂氏曰清丘晉与宋衛盟既而衛背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傳在前年○

經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淸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淸、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淸一名淸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淸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

傳云説解亢當

旧刻亢作元非胡傳作亢

据杜注亢字句

左傳曰大国自指晋宋为晋討也

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淸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尋淸丘之盟、以責衞）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欲自殺以説晉）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在十二年○亦在前年

岡伯駒曰構結怨也

傳在十二年○

案蒐字此注甚確前此春蒐之説可廢

岡伯駒曰整治兵也

傳云有礼也能安定其国家

又曰古者入国必假道楚子自以威陵二国不使行其礼

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衞人以説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亦皆告）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閲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

一賜反

ガラス使用

岡伯駒曰公子馮楚大夫
与宋公子馮同名異人

補正云鄙我猶言輕我
張本在文十年。○

呂氏春秋行篇曰楚子投袂起
按左子傳聞之之上当有方
削袂三字○字書投擲
也棄也無訓振者

周礼天官屨人注曰複下
曰舃襌下曰屨又釈名曰
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及者追而及之也

傳云樂樂其土也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爲十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傳云旅陣也百言備也
陳百品実于庭以為
献物

又曰容貌采章謂玄纁
璣組羽毛齒革可充衣
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
美善之物加貨賄賂之多
皆賓所献亦庭実也

ガラス使用

公羊曰荘王使司馬子反乗
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
乗堙而出見之下略（堙音因）
襄六年晏弱城東陽而
遂圍萊甲寅堙環城
傳於堞杜曰堙土山也

赤狄注疏謂之赤白其儀
未聞○美仲按赤白南西
之謂也

兩下兩人皆下臣非君殺之

公羊作蠉

公羊作牟婁

穀梁曰。税畝之災

刘歆曰蚍蜉有翼者董
仲舒曰蝗子何氏云蝝
言縁也縁税畝故生

二穀不升曰饑

傳在前年。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称名是之殺者之非

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与傳文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馬端臨通考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履践
案行擇其畝好穀者税取之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

傳云宋被囲久故告晉
求救

傳云在心言或高或下
權之心耳

垢詬音通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言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

ガラス使用

傳云無二信謂信于晉不
復信于楚無二命謂受
命于晉不復受命于
楚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衞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

注疏毋作無

邵氏曰華元登牀乘其
不備刼之与盟也出補正
西山墨談云華元必有刼
持之術特世遠莫詳耳
唐小說載薛嵩事似
之畧之

服虔曰下云盟曰是兩国
平後共盟也非華元子反
私盟之辞也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ガラス使用

正義辨名記云倍人曰茂百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五者從輕至重

岡伯駒曰茂勉也

申審也

傳云命天命也

（楚不詐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岡伯駒曰由訓用非

按民殺人古書多有

說文曰反正为乏

通志曰正乃射侯正以受矢乏以蔵矢是相反也

蔵字疑避誤

傳云乏古文作五正本射侯正以受矢五以御矢是相反也五言矢於此遺之不去也此反正是乏絕之適

注倒札字

傳云略定其疆也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

房法切

岡本之字篆作亚傳在宣六年○

補正云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列子鄧析謂子産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伺其醒時

石経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八年晉殺趙同）

○不是過也

今詩載作哉左氏為優

傳云時晋滅赤狄潞氏

傳註爽作霊

傳云使民富厚而国之財自豊

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

公羊曰宣宮之謝也樂器藏焉

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図郛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𨈏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曰射（後從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尔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非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

慈夜切

疏曰歇前者無壁也

正義曰天子大傅三公之官諸侯大傅孤卿之官周礼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晋為覇主侯亦置之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晋嘗置三孤矣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

ガラス使用

正義云鄭詩箋云凡非殽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殽

林云言士會卿也虽享亦当用宴礼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諡。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林云昭公卒昊公立

林云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公羊作邾婁
穀梁曰同外楚也

穀梁作叔肸

成元年十月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
晉郤克眇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手僂同時
而聘於斉斉使禿者
御禿者使眇者御眇
者使跛者御跛者使
僂者御僂者蕭同姪
子處臺上笑之

帷
帷幕之帷設帷也

所不如此報

己未、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

郤克

在夏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

ガラス使用

附注云擧言以下不屬上文当有闕文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擧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擧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

○不既過矣乎○

傳云成悔言三子被執齊人必有悔豈遣使之心今又久之或將背晉是成其悔

傳云君行師從故盟還而言師

傳云類倫也易反也

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

崇就也
按周書君陳曰友于兄弟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夏

公羊作邾婁

笙二傳作檉 丑貞切

案歸父不書族承上文也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衞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

ガラス使用

崇就也
按周書君陳曰友于兄弟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illegible]惟相殺害然後[illegible]友于之好釋側[illegible]備[illegible]）

經[illegible]公伐杞（無傳）夏

池爾切

戕
慈良切
音牆

公羊作邾婁

笙二傳作檉　丑貞切

案歸父不書族承上文也

四[illegible]（[illegible]曰自外曰戕[illegible]夫就鄫殺鄫）子甲[illegible]（[illegible]吳楚之葬僭[illegible]書同之夷蠻）（以徵[illegible]名之[illegible]位）[illegible]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鄫子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于鄅氏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弒皆殺也亦以别内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

曲礼曰大夫士去国踰竟為壇位是作壇也注除地為壇是作墠者、非、
注疏墠音善

傳云善其見逐尽礼以行
傳在十四年。

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薨故）

春秋左傳卷十一

傳至十四年。

作丘甲（補正云、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令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百人矣、鮮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令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兵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正字通云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以甸為名甸乘同也

魯世家云穆姜釋例以為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至此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公衡已堪為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焉天閑云古人生子或早為質又不必年長世家說可信也

茅二傳作貿

茅史記及三傳皆作貿戎

春秋左傳卷十二

盡十年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張本在文十七年。

按前漢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注師古云徼遮繞也古弔切若從杜注讀为要求之義則古堯切
又按大国言晉

徼要也

吾或音牙

傳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郔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

因戎子還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

新与戎盟而伐之是背盟晉为平戎而背之是欺大国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神与人皆不相佑助

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

魯聞齊將出楚師以伐魯

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

脩賦車馬

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

是齊楚共我也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首二傳作手

經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鞌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

ガラス使用

袁、穀梁作爰

公羊作邾婁、穀梁鄫作繒、穀梁曰、楚稱人、於是公得其所

傳為匱盟発、而兼為楚臣未例也。是晉宋盟、故曰匱盟。言大盟不固、是匱之之道也。一説、窮之不得已而盟

傳在前年。

賈逵以盧蒲就魁為嬖人名

盟于袁婁（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林云、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林云、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

頃公愛其嬖人、故謂龍人曰勿殺

頃公然故親鼓以激勵戦士

本欲以師伐齊

衛衆恐尽為齊所殺

衛師已敗、孫良夫復欲戦、故石成子欲使其少須救至

一専指孫子

膊、去衣磔之也。方言云、膘也

陵、玉篇、馳也

注疏本不取夏有二字

左傳夏五、経闕文。夏有、傳闕文。郭公、経誂字。閏月、傳誂字。

正義曰、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甯（相）向（禽）、故皆不對

ガラス使用

岡伯駒曰既字一字一句既畢事

王肅曰軒縣曲一面故謂

[illegible]

（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告令軍中）

記者之語

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

齊師知衛救至乃不敢追

守邑大夫

平事也

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縣闕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

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

不如増多其邑以免賞典

不可輕以假借於人

此器与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

補正云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按不中猶不堪也疏本作無能非也

注疏本作將是

一本佐作將爲是

林云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為向導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

国既無政則国家從而亡之弗可救止也已

恥敗如晉

賦兵也城濮之戦晋軍七百乘有先君文公見事之明達与先大夫先軫輩執事之整粛故城濮之戦克捷有功

將

ガラス使用

按周礼春官宗伯礼官之職小胥曰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声注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礼也故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杜注蓋指此與

岡伯駒曰既字一字一句既畢事

王肅曰軒縣曲一面故謂之曲縣

礼器曰大路繁纓疏云繁为馬腹帶也又案繁纓多也又儀礼既夕注纓今馬鞅又桓二年杜云纓在馬膺前

又按杜注服当为礼

（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新築人救孫桓子故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

齊師知衛救至乃不敢追

守邑大夫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諸侯之服）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不如增多其邑以免賞典

比器与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

（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爲民所）

（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

（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

補正云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按不肖猶不堪也疏本作無能非也

注疏本作將是

一本佐作將爲是

林云宣叔乞師先歸故徃逆晉師且为向導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国既無政則国家從而滅之弗可救止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

恥敗如晉

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人所笑）

（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

（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二十）

賦兵也城濮之戰晉軍七百乘有先君文公見事之明達与先大夫先軫止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爲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

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

ガラス使用

平旦明朝也、見於上、
詰詰誤、詳見僖二十八年標注
愚謂詰猶薄也、如薄暮之薄
釈憾報伐也、猜於大国、
代祈寃也、

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

將以軍法斬人
郤克馳而往將救止之
音雞
己驕
不厚敝邑車馬之賦平旦請以軍礼相見
魯衛來告於晉
言齊人朝夕釈恨以伐二国之土地
晋君不忍魯衛受伐之惨
晋師能進攻不保退保
言郤克之許戰

國伯駒曰、桀礫、通裂也、杜注非、說在解誤、亦其勇也
說文曰、徇行示也、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傳在宣十七年。
附注、翦、斉斷也、
疏、雖天子諸侯、自将兵者、亦親旗鼓以令衆也

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汙車）

入晋師挑戦
巨列切
松閏切
公戶切
亦驕
斉頃公言我且滅此輩而後早食軽敵之甚也
晋郤克為流矢所中
音句
我病甚矣欲退師
我折其矢以御兵車
烏閑切

ガラス使用

一人殆一乘也所指中軍大將一人

左傳曰解張自己弃摶代郤克鼓也

補正云華不注在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水

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

恐車敗

故必下車助推過險

此則郤克誠矣

言三軍之耳目在吾將軍之旗鼓三軍皆視我以為進退

此我車一人鎮之可以集成勝齊之事

子敗晉君戰齊之大事

之戍切

韓厥以夢故中御而逐齊侯

言且避車左右兩偏

按俯如礼月令所謂季秋之月蟄蟲咸俯之俯定安也　隱如隱几之隱

按楚辞注云絓懸又前漢班固叙傳注師古曰絓讀与挂同又廣韻絓結

補正云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岡伯駒曰轏卧車也杜注非　陸德明

韓厥誤以丑父为齊侯

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

綦毋張欲從左右而載

音血

音卦

見事急故易位居公之処

仕限切

丑父肱傷故不能推車而為晉所及

陟立切

屬猶屬託之屬

敢告臣雖不敏願從君還丑父詐為君使公取水逸去

傳云丑父詐以公為賤者使下取飲副車載以免丑身代之厥執獻郤子義其言不殺又棄飲酒器

（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

音避

臣辱為從戎之士

敢告齊君以己不敏言欲攝齊之官兼其空乏与齊君俱還

時丑父代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欲使公因而走逸

音費又音旆

韓厥執丑父以獻于晉軍

獲

自今三世未有人臣代其君当任患難者下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乃以為罪而戮之乎

迸迸同比孟切說文走散也

說文冒以物自蔽而前也又抽詩箋曰抽出也

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此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

丑鳩切

衛亦畏齊強不敢加害齊侯而免逸之

齊司徒之執銳兵者

音教

音形

ガラス使用

晉如不許和欲戰則欲更戰

夫人笑克于房故欲質以辱之

畝畒誤畝莫厚切壟魯勇切田中高處史陳陟世家輟耕而之壟上

傳云佐以王命尊卑有等質其母是廢其等

傳云孝子心無窮恒推其類以錫之於人

其無乃非、、、也乎

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

若晉師不許和客謂晉也則聽從晉人之所欲為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

若以齊晉匹敵言之則齊君之母亦晉君之母其為君母一也

孝子之心無有窮匱長以己之孝誠錫其同类以爲孝也

傳云物別也別其土之所宜以制疆理而播種殖之利

物相也見昭三十二年與此注不同

正義鄭玄云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也

傳云役供也

逞快也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也）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弃

宜布其土地之利

我之土地既定其疆界又理其溝洫

惟吾伐齊之兵車循壟東行為利便

不顧齊人土地之宜

自立明德而成諸侯之所同欲

今吾子求合諸侯而為盟主以求逞快其無疆竟之所大欲

傳云何害非其病也不然不如此也

犒口到切餉軍也

傳云震威也

傳云餘燼譬言敗亡餘衆借一求一戰也若幸而勝亦従晋命不幸而敗敢有不従

岡伯駒曰実怨我二国

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奇君之命使臣則有他辭）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言吾子若加恵要福於斉国）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不泯絶斉国之社稷使先君旧日之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若斉幸而得勝亦云従晋求和而況不幸而又戰敗）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皆斉君親暱愛之人）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唯子則更欲何求於斉）子得其國寶、（謂甗磬）

傳云天授言難必也

傳云藉借也借以為詞

胡傳無若字

注疏本藉下有於字胡傳無

傳云礼公之卿三命先路革路又曰司馬主甲兵司空主壁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皆大夫亞次也旅衆也次於卿而為衆大夫者皆受魯賜一命礼大夫再命今一命未詳

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存晋戦勝亦唯天意之所授豈必晋国可以勝斉）晉人許之、對曰、（對斉使）群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附注云一無若字是也）（藉、薦、復、白也）（而歸復命於晋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莫經切）（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禮大夫再命一命不詳）（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主甲兵）（主壁壘）（次也）（衆次卿大夫而為衆大夫）

ガラス使用

按始始於宋也

鄭玄曰以蜃禦濕

瘞於計切埋也藏也

傳云四阿四角設棟注下

鄭玄曰四阿阿棟四角設棟也

傳云煩乱惑蔽也

按若如論語三子者之若

左傳曰檜詩會弁如星之會弁之縫中際會之处故注為上飾也

補正云以喪礼有進無退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楚之討陳夏氏

造就也

岡伯駒曰造建立也

按充也就也。

注疏本弑作殺据説文考之为是

何不祥如是。

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戰于邲知荘子射襄老 知荘子載其尸以歸故楚不得其尸

巫臣乃使人道言於夏姬

巫臣又使人往自鄭来召夏姬

今夏姬必親来迎尸

荀首欲得其子其必因鄭皇戌

而欲因荀首以求媚愛於晉

室家、、室家財也昭十二年傳及注宜參考

傳云敗敗于鞍也

傳讀止一句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介副也幣聘物）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

且告齊以出師之期曰巫臣因出聘尽其家室

言巫臣但告師期豈有三軍之懼言巫臣聘注夏姬是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夏姬以逃奔它国者也

マタイトコノコチニアタル

子反請於共王欲以重幣賂晉禁錮巫臣勿使之仕

共王年方十三

ガラス使用

傳云將可與之仕也

無為ノ丶也乎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

注誥当作詔

弱善後世弱著通用

晉師勝齊而帰

晉将自弃之而不用又何労楚人以重幣錮之哉

言文子後入独不為我望汝之功乎

喜其有功而往迎之

若先入国人必属耳目於我以為皆我之功

武子喜曰吾知免於禍矣以文子謙遜知其不益己禍

郤克制命之功

范文子

魯与楚君皆死故不能作和好

即今年戰鞌是也

共王即位衛不聘楚

言文王之朝賢士衆多濟々甚盛文王得取以為輔所以安寧也

責債同

按前漢昭帝紀曰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注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是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說文曰紝機縷也又礼內則疏云紝為繒帛如林切

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弃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

欲使攝戎車左右故強冠之使若成人

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

言本使無功而虛受退楚之名

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

每事百人共三百人

公衡

楚子爵

位○其○不○可○不○愼也○乎○

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

一失其位為楚左右不得復在諸侯之列況其

下之卿大夫可不謹慎其位乎

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墍息也）

不敢解怠於職位之間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

ガラス使用

与今所傳太誓之少異

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之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

此甚爲歸是棄魯国之好將如国家之事何

居辭也於言誰能言後之人必有當其咎或不知爲誰魯国之事衡父忍棄之矣

言衆之不可以止而不用公子明棄齊爲證

周武王亂臣十人而同心

南一　東一　西一　北一

淫于色湎于酒毀壞其典常於是方伯奉王命而征伐則有獻捷于王之禮

張本在宣六年。

虣音暴強侵也

岡伯駒曰大師太公望也

寧不亦〻〻　抑豈不

抑意同

抑豈責其處加兵也

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謂虣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愛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

告成事於王室而已

大国三卿其三卿命於天子今晉不使命卿鎮撫王室一天子自称曰余一人言晉所使來鎮撫天子者

大公爲周大師封於齊故曰大師之後

不可諫止而教誨之乃至戰伐兵爭之勝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使相礼者告鞏朔言此宴賂皆非礼之正也勿書此以為礼典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鄭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

覆蔽也伏匿也

公羊曰往聘也言盟尋旧盟也

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潰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也）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

ガラス使用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之以二字文法他在家語

僑如辯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

ガラス使用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

荀首佐晉中軍故晉人爲求其子故楚人許歸知罃于晉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

不能勝晉者之任使俘囚也馘割左耳言爲楚之所執獲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

然則知罃歸晉之後當以楚之歸子爲恩德乎

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

而求紓緩其民力

各懲其　貰赦　成其好（纍繫）

各懲戒其忿恨之心以

也二國　國本王曰

子歸何　不任受德

無怨無　穀對曰以

君之靈　死且不

朽（戮其勝任）　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得請而以戮于知氏之宗

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

次第而及於晉國之政事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

當帥師曰偏軍者不敢言全軍

（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當竭盡忠力致死全身以酬是戰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

共王聞知罃之言國直不撓知晉有臣如此未可與之爭

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之以二字文法他在家語

鄤（莫半切　音蔓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彊弱爲大小故衞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

卽荀庚

戍当为戌

齊侯鞌之戰識韓厥故熟視之韓厥問齊侯以熟視爲前知厥也乎

周礼天官大宰 注曰行曰商處曰賈

傳云綿如絮也 又按字典囊

褚囊也

畋矣、（戎朝異服也、言服畋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言臣之致死力於行陳之前為欲吾晉和好

兩君之會服於此堂也

荀罃以私厚待賈人

既与荀罃成謀未及行

不可以時虚誤重誣君子受其実恵

經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

林云襄公卒悼公費立

鄆公羊作運

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厠而死）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

不尽礼恭敬

補正云非吾族謂蠻夷也

其肯〻乎

成当为戍

（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氾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訟於子反前）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言凡人之[illegible]非我宗族倫類者於心不能与我同心

音凡又音和

不能決曲直

子反言知訟二君曲直若[illegible]自[illegible]楚國楚君与其二三臣共聽[illegible]

言側不足以決兩國之曲直而為之[illegible]平

傳云莊姫成公女

首公羊作秀

公羊曰梁山河上之山崩壅河三日不沭

公羊作邾婁

趙嬰事宜在下年

之成。（側、子反名。爲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林云定王崩簡王立

謂其二兄

故欒氏不敢作亂以害趙氏我若出亡我二兄原屏其憂患哉言恐為欒氏所害

傳云時栾氏有前勞趙之謀忌莊姬故不敢発

岡伯駒曰亡出亡也

注疏重者車名也載物之車謂之重

傳云道逢重車而辟之使避己也捷邪出故速善其對故問其所

伯宗穀梁作伯尊

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遺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伯宗辟重（重載）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舍我淫乱之罪勿问留我何害

嬰乃夢上天使人謂己言祭祀於余我當降福於汝

而行淫乱而罰刑不及

斉遅

除也　宗伯道遇重載之車使之避己　避也

言車重行遲若待我迴避傳車邪出之速

伯宗見其言有理因問其所居

傳云主主其神壤国語作壊然不可必改

傳云礼礼其神

傳云諱所感称朽壊言遜也

張本在前年。

戊当为戌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愬）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

童人言山以土壤朽腐故崩

武旦反

大祝陳玉帛以礼神

大史修言辞以謝過责已

以礼謝其山川

鄭伯怨楚不直己故請成于晋

為質子於楚至是年帰宋

ガラス使用

武軍宣十二年注曰築
軍営以彰武功
公羊曰郠者邾婁之邑

公羊作邾婁

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撃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宋公悪其欲乱故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音餉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取鄟（附庸國也）衞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肹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岡伯駒曰自弃於礼

諦審諦也魏志明帝
紀曰君諦視之勿誤也

聽從也見易艮卦疏

傳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也）

宜其時死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鄟、言易也、

聽命於晉覇以救魯之難不可以自為功而立武軍

立武之義実由己出非由他人之力以為己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

不用師徒言易取也

傳云時謀遷之

岡伯駒曰陴城上女墻

傳云沃土肥饒民富

正義云説文云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総百一十六里

日知録曰此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羸瘦也

字書曰溺音尿小便也乃歷反非

補正云民從教言馴習於上之敎令

注疏十者數之小成

林云近寶則貧富不等富者不増税貧者易致流亡此公室所以貧困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書衛孫良夫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

晉軍于鍼之地

其廉切一音針

衛人信晉

欲掩襲衛人之不備言雖不可入衛之国

是晉自弃其信

而晉無相与之信

如招切

公戸切

民富則国亡其利国利則君亦享其楽

古后反

直偽反

音店

丁念反

於賣反

倫为切

承上起下

四者乃利源所出故為有国之宝

国富饒則財易得而民驕侈放佚

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分貧富不等富者不可増税貧者易至流亡此公室所由以貧困也

傳云時諜遷之

罔伯駒曰陴城上女墻

傳云浹土肥饒民富

正義云説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惟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

謀去故絳

命新故謂

氏之地（郇瑕古國）

名河

國利君樂

西北

衛人信晉

欲掩襲衛人之不備言多俘可入衛之固

晉軍于鍼之地

其廉切一音針

是晉自弃其信

而晉無利与之信

墊 都念切
音店

日知録曰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命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羸瘦也

字書曰溺音尿小便也乃歴反非

補正云民從教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注疏十者數之小成

林云逐末則貧富不等富者不增税貧者易致流亡此公室所以貧困也

不可

大夫（兼大僕）公揖而

獻子曰何如

（問諸言是）

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疢（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

古后反

直偽反

丁念反

音店

倫为切

承上起下

四者乃利源所出故为有国之宝

国富饒則財易得而民驕侈放佚

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貧富不等富者不可增税貧者易至流亡此公室所由以貧困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春秋左傳集解30巻』　請求記号　特1-218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傳在前年○

傳在夏△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

而紹切

欲与楚師戰請戰於武子

楚子重還師不与我校

尔雅釈詁曰戮病也注曰相戮辱亦可耻病也

案戮謂征伐也

令善也

二縣謂申息二縣也

商書洪範在今尚書則周書非商書也

遂至於此（此蔡也）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

是因救鄭而遷怒以戮蔡

戮蔡而不肯已又怒楚師而与之戰

言聖人順衆心之所欲是以事無不濟

將參酌取諸民心所欲以為政

欲戰者八人可謂甚衆

言今若使三人同占吉凶

若文言吉文言凶則当從二人所言

言所見皆善鈞等如一則以其衆所從之

夫卒善之理人心所同與者善故曰衆之主也

ガラス使用

尒雅鼷鼠注曰有螫毒者疏云博物志曰鼠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

公羊作邾婁

穀梁曰冬無为雩也

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三卿即知范韓皆晉善人為之主可謂衆之主矣從三卿之言不与楚戰

經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郯

從古切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与此振旅不同此但謂振整軍旅也

林云傳例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此言中国不振旅者蓋以晉景自邲之敗中国不能振旅師旅而歸

傳云弔相恤也

林云以不弔為不弔愍下民非謂不為昊天所弔也○引詩只取不弔二字以證其言

張本在春○

傳云鍾儀縣公

傳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爲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

吳以蠻夷之国称兵入伐而莫有愍恤之者

中国

我亡之日禍不日而至矣

不弔愍小国

文子曰吳伐郯而知恐懼備者之道

軍楚師攻楚師

傳云北方中国也

張本在在三年。

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

晉嗣於此故以平衛宋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

言申呂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且無申呂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則晉鄭之兵必至於漢水無所障蔽

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言女二人以讒慝貪惏事楚君讒慝指其譖害貪惏指其分室

我必使爾二子罷弊於奔走君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呉、晉侯許之、呉子壽夢説之、乃通呉于晉、（壽夢季札父）

晉侯從其請遣巫臣出使呉子壽夢説巫臣之為人

以兩之一卒適呉、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呉習之）

林云巫臣蓋以一卒百人奉使往呉

疏曰丘明為傳解經辭多解此獨寒是以或誤本文

與其射御、教呉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呉常屬楚）

三教字重用先注

先是呉未識戰陳之法故巫臣教之戰陳

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呉、呉始伐楚、伐巣、伐徐、（巣徐楚屬國）子

重用三伐字与上三教字相照

室家財也

傳云呉僻在蛮夷不与中国通自巫臣以一婦人故奔晉使呉而始通焉

按惏貪也揚子方言河之北謂貪曰惏音嵐

傳云呉属楚楚晉争衡故巫臣献謀於晉使巳使呉教呉反楚為其内害

又曰車一乘為兩百人為卒偏車之半也又五十人為偏楚廣百人故以百人往而留其二十五人則半車之一矣故曰舍偏兩之一

信案兩之一卒謂以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即百人也舍偏兩之一焉謂偏車一乘及一兩二十五人也若杜注則以僅々右二十五人卒車九乘以適呉而留二十五人与車九乘焉何車之多而人之少也且巫臣所乘之車又在此外益見車多而人少

傳云北方中国也

張本在在三年○

也（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

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晉鄭於此故以之衛禦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

言申呂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是無申呂

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則晉鄭之兵必至於漢水無所障蔽

欲取[illegible]亦怨之及共

王卽[illegible]臣之族子

閻子蕩[illegible]子黑要（以夏

閻　移廉切
音炎

室家財也

傳云吳僻在蠻夷不与
中国通自巫臣以一婦人
故奔晉使吳而始通焉
按惏貪也揚子方言
河之北謂貪曰惏音嵐
傳云吳屬楚楚晉爭
衡故巫臣獻謀於晉
使已使吳教吳反楚
為其內害
又曰車一乘为兩百人为
卒偏車之半也又五十人
为偏楚廣百人故以百人
往而留其二十五人則半
車之一矣故曰舍偏兩
之一
信案兩之一卒謂以二十
五人为兩四兩为卒即百
人也舍偏兩之一焉謂
偏車一乘及一兩二十五
人也若杜注則以僅ゝ百
二十五人率車九乘以適
吳而留二十五人与車九
乘爲何車之多而人之
少也且巫臣所乘之車
又在此外益見車多而
人少

姬故并[illegible]怨黑要[illegible]）[illegible]沈尹與王

子罷[illegible]之室巫臣

自晉遺[illegible]事君而多

言女二人以讒慝貪惏事楚君讒慝指其譖害貪惏指其分室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我必使爾二子罷敝於奔走君命以死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

晉侯從其請遣巫臣出使吳子壽說巫臣之為人

林云巫臣盖以一卒百人奉使相吳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

疏曰丘明為傳解皆易解此獨難是以或誤本文

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

三教字重用為佳

先是吳未識戰陳之法故巫臣教之戰陳

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

重用三伐字与上三教字相照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岡伯駒曰奔命謂奔走于君命以救邊境之急也

傳云因衛朝而反之

納幣所謂納徵也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礼

重奔命、救鄭、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衞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衞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又重用三奔命字与上三救三伐字相照妙絶

於不服極臣文妙

林父見衛侯惡出奔於晉

經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衞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衞來媵之、）

穀梁曰来賜命非正也賜命圭之文詳見文元年標注

適 適誤

公羊作邾婁

釈文云说文餞送去食也

傳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

言大国制合宜之義以爲諸侯之盟

林云、人之守信所以行其合宜之義、人之守義所以成其惟行不惟反之命令。小国之諸侯所以望晉之信義而懷服也。令言守一之信、則或予或奪而不可知。令言合宜之義、則奪魯予齊而無所立。凡四方列国之諸侯、其誰不解體而有離叛之心

岡伯駒曰、解體、離散也。

林云、言女之事上不敢有所差爽、士丈夫也、而丈夫不乃一其行而有它志。極、中也。丈夫所行無有中極、其德二三不純一也

解舞行也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喩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

祇

猶一乎字

是用大簡、言是以大陳也。注用大道非是

私字応前文

傳在六年。

字典曰、遐与何通。詩小雅曰、遐不謂矣、与毛詩同。

又按詩作如字

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喩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

文子懼晉不能久圖其國、恐自此而失諸侯之也

言欒書從知范韓之善、如流水之赴壑、喩其速

言文王遠用善人

求善人而用之也

ガラス使用

傳云徵实之也

傳在五年。

成季有從晉文公出亡之勲宣孟有相晉擁立靈成之忠

林注夏四百年殷六百年周八百年

（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

趙嬰以通于趙莊姬原屏放之五年莊姬乃譖原屏于晉景公

栾氏郤氏證其將为乱

許六切

後之为善者皆以趙氏为戒而恐懼矣

倚頼其先人之賢哲以免禍耳

不侮鰥寡謂恤孤也

巫臣虽淫狡之士其才智有過他人者

渠丘公盖莒子别号以夷無謚故也

狡为是形容之語当連下句注非

補正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国

注弁字林氏作戒

案或思或縱上思字来謂思啓封疆者也或縱承上其孰以我為虞来謂怠縱不修城池也注非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狡猾之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爲命）勇夫重閉、況國乎。（爲明年莒潰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君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晉士燮來聘、言伐

遣過莒国故借道焉

巫臣告莒子言莒之城壁已壊

言莒国僻陋介在蛮夷

無国不有言皆有也

所以強陵弱衆暴寡大国日衆

匹夫之勇而且重閉以待暴客

傳云言受命於君不得
有二失信於君以無自立
朝聘既有贈送之礼復
有私賂是加貨於礼所
無公私之事不両成以君
命為公受賄為私也

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衞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朝聘有燕饗之礼無有加貨況受賂乎

季孫魯正卿聞士燮之言而懼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衞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雨元切

閻伯駒曰致女致成婦礼

林云頃公卒子灵公環立

鄆公羊作運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

ガラス使用

御禦通

傳本作柔服

注疏本于作於是

起在二月。

（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還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汶陽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

諸侯不美於晉猶有二心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競彊也）

徒尋盟於言何所能爲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使信明神以要結諸侯

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爲十五年會鍾離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爲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爲晉人執鄭伯傳）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喩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

言大夫行役之勞辱

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

敢拜謝大夫重有勤勞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喩文子言得己意）

子律切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古玄切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

二國以兵相交使者在於兩陣之間可也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蹶父之父作文誤

施延也

傳在春○

張本在七年〇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晋景公觀於晋軍之藏府　陟立切
（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
音駒　他括切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
召鍾儀而弔其被囚
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
父子世守此職不敢更学二事
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景公問楚之君王何如人也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
師保敬大子之旨奉而敬之
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
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所知者此於如此他則不知
不背其父祖之本業也　是不遺忘其風土之旧俗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傳在前年〇

岡伯駒曰抑音億猶言意者也

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
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
君前臣名所以尊晋君也
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忠無所偏故以忠而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
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楚人怒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ガラス使用

浹子協切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菅似茅滑沢無毛筋宜為索漚与曝尤善蒯亦為索者

漢書注姬本周姓其女貴於衆国之女所以婦人美号皆称姬又称美女曰姬姜炎帝姓姜二姓子孫繁盛美女尤多遂以姫姜為美称

（卷平臣之謗）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爲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

言莒恃其僻陋而不脩守備自取殘亡故為罪之大

先為守備以待不可虞度之事、居安慮危故為善之大

音姦　苦對切

凡百君子在位之人言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言先備之不可以已也

諸侯携貳於晉故秦狄乗而伐之

張本在秋○

請一本作謂非也

斉姜姓

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林云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

徒歷反　扶廢反

音賞又音帥

ガラス使用

按史記年表作壽曼因之觀之斯作州蒲者恐州滿訛又正義云周穆王名滿晉厉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作蒲疑誤

張本在前年。

搏補各切手擊也

（衞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叔申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

鄭人不服故殺繻

鬼垂頭髮下垂至地

按盲当作肓从肉呼光切説文云心上鬲下也

肓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

夢鬼壞公宮之大門又壞路寢之門而入公宮

蓋肓心之下鬲之上

ガラス使用

特1
2187

傳云饋人進公膳者

終四年季文子之言

素問上古天真論曰成而登天謂死也

（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饋人爲景公召桑田之巫以巫言不食新故示以新麥而殺之

晋之小臣有早晨夢負景公以登天

景公將食新麥景公忽腹脹

鄭成公既歸国乃討治改立君之人

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音費又音肺

諸侯莫在送葬之列

春秋左傳卷十二

ガラス使用